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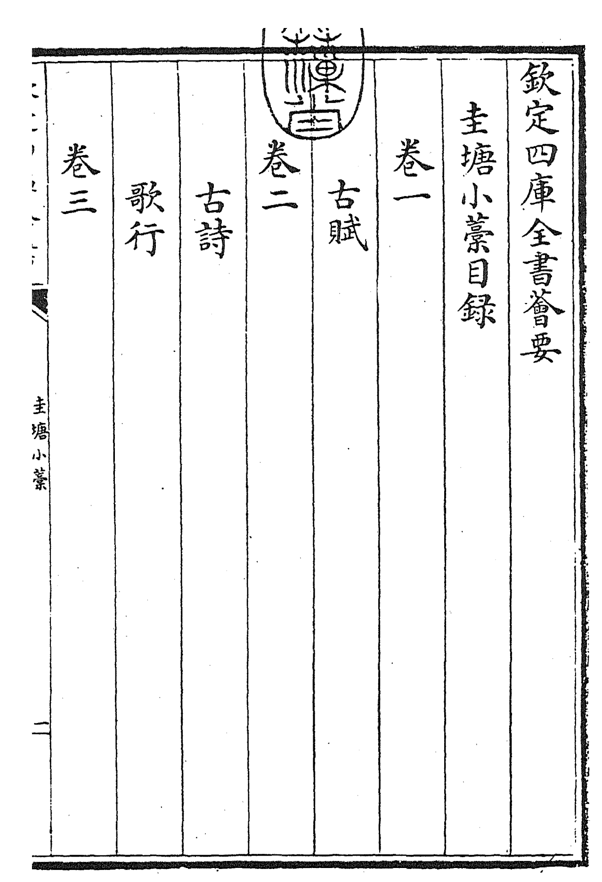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圭塘小槀卷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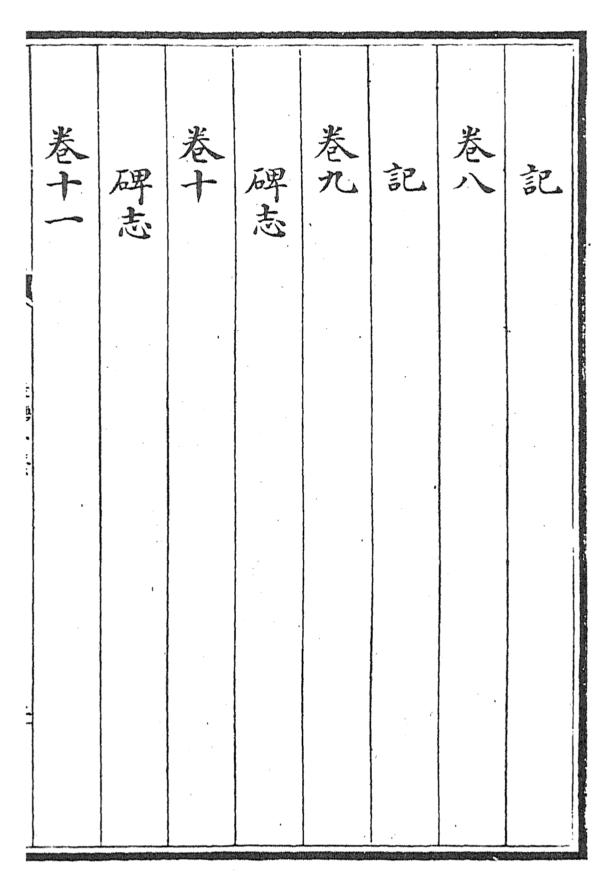
臣董誥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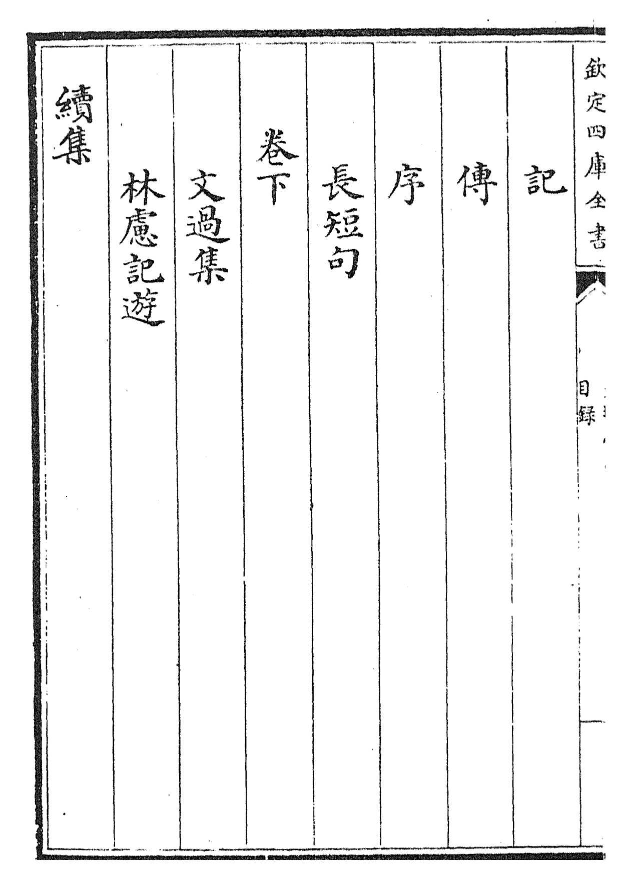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圭塘小藁目錄





墓志

歌行

圭塘十二詠

附録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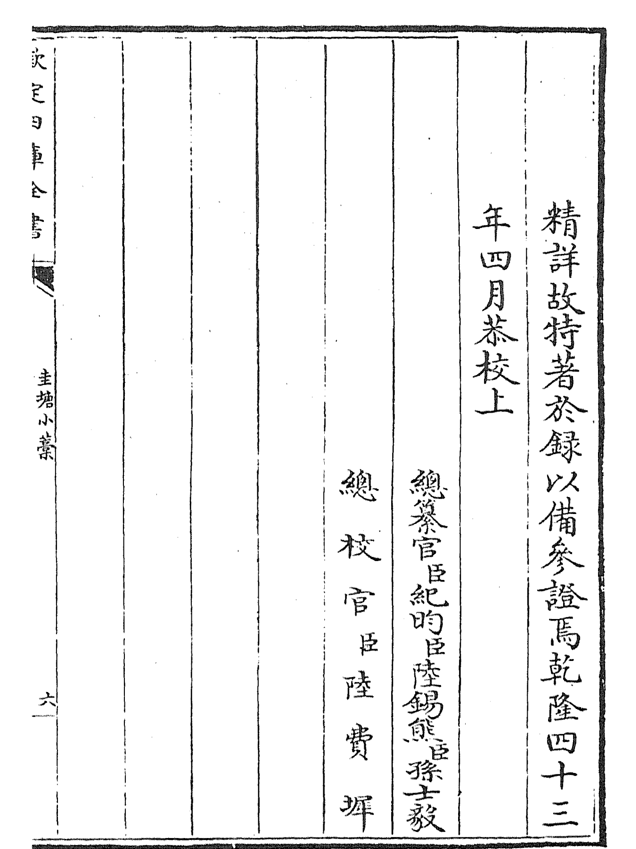
續録

臣等謹案圭塘小藁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附録一卷元許有壬撰有壬字可用湯

陰人登延祐二年進士官至中書左丞卒謚
文忠有壬詩文其門人編次者為至正集又
别自輯為此稿其弟有孚録而序之迨有壬
旣沒集本遂亡而有孚所攜此本獨存因重
加編次釐為十三卷又輯嘗寄有孚詩文八
十五篇繽獻可所收文過集及林慮記遊詩
文九十三篇為别集二卷其殘編斷簡得於
倚尖野人家者為外集一卷有孚復為之序

題屠維作噩二月乃洪武二年己酉在元亡之後矣子孫世藏其書宣德間復失其外集至成化己丑其五世孫南康知府顒始校正刋行而以家乘所載誌文祭文及有孚等唱和之作編為續集一卷附之於末其後至正集復出於世而闕佚未全今以兩書校核雖大畧相同亦互有出入如忍經春秋經説成中丞詩諸序雪齋書院龍德宮上清儲祥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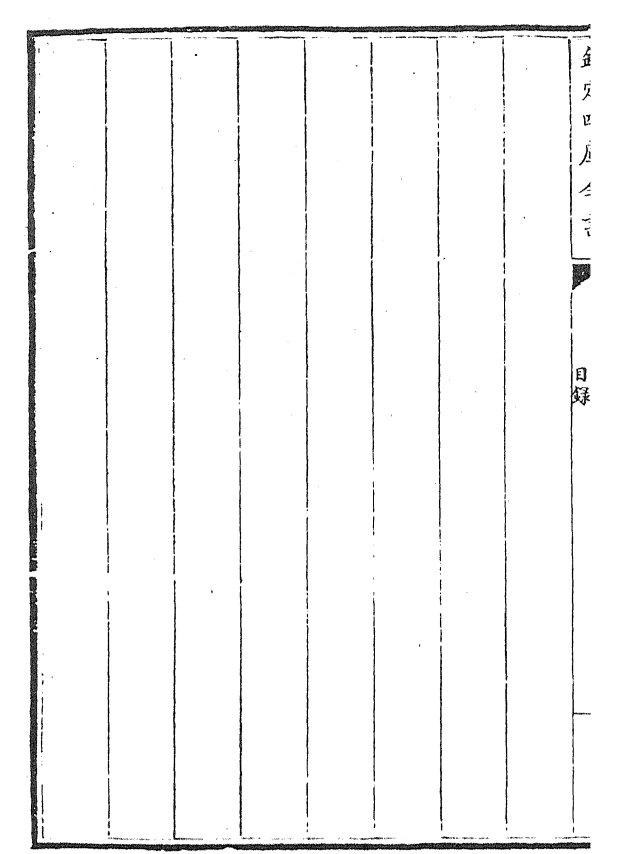
河南省左右賛治堂遼山縣儒學諸記武昌
萬壽崇寧宮林州同知孫承事克呼公神道
諸碑皆至正集所無而獨見於此本又别集
中長短句為至正集未載者亦有二十三闋
其他異同詳畧甚多昔歐陽修文集之外又
有文粹黄庭堅詩集之外又有精華録皆甄
綜别行學者亦傳習不廢此稾為有壬手訂
原本又經有孚排定視集本之晚出者較為



精詳故特著於録以備參證焉乾隆四十三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圭塘小藁原序

故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光禄大夫兼太子左諭德圭塘先生許文忠公往年特命為中書左丞以不得行志辭歸御史臺臣奏於上曰許有壬德兼體用學究天人正色立朝誠心報主比居管轄之地益彰輔弼之忠誠所謂臺省老成中外具瞻者也為御史中丞歸臺臣又奏曰中丞許有壬謀猷聞望為國老成德業文章超出時輩立朝大節歷歷可稱其在位也竭忠礪節氷

蘖自持扶持紀綱表礪庶府抗論不阿於權貴嫉惡尤過於往年誠不負聖天子眷注之隆中外具瞻之譽玉音嘉納寵錫頻繁此天下之所共知初不待於劣弟之論及文章特餘事爾但平生性稟經籍外無所嗜好世俗所重可以為子孫計者悉不存於胸中昆季間恪守先公之訓而終始不渝者公一人爾故居窄路韋布不殊幾務方殷著述不廢況閒暇乎門生集録成一百卷名至正集同年歐陽公為序可必傳者也當時翰林太

常院國子監俱移公牒各求一部貯之書庫以備徵討以淑後學先生謙讓未遑也諸生亦繕寫工畢不幸值先生捐館有孚亦以議禮忤時相意遷守相州道路阻脩不知其後還送上官以遂諸公公議否昨聞猶子太常博士楨忽遭起遣倉皇之際輕身南行書籍家貲悉皆棄擲至正集冊帙重大必不能顧藁亦併亡使先生平生著述淪沒無聞深可痛惜然而竊聞軍中多具眼者斯文天相或遇知音必不毀棄苟存全集未可知也

行槀中止存昔者應酬諸人所謂圭塘小槀而有序為序之本章無失墜力疾編類得賦四古詩二十五歌行十二律詩四十四絶句三十五序十八記十六碑志十一賛五銘二辭一題跋六文一長短句六十三總二百四十三為一十三卷酬贈及見寄有序詩文賛議跋銘傳記長短句共八十五為别集上緱獻可出其先世所收文過集并林處記遊詩文共九十三為别集下而其殘編斷簡得於倚尖野人家者為外集一卷繼小槀後

并目録共一十六卷以示子孫所謂存十百於一二也嗚呼惜哉昔祭酒宋本誠夫之歿也弟顯夫以其文求公序公極美顯夫能以其兄之文著於世傳於後可謂能弟誠夫可謂不死今若此此豈惟負父兄之訓而他日亦何面目見友朋於地下乎況文集之外如漫録漫總二書又皆干係朝廷政務登載用舍人材將來足備文獻徵考今亦喪亡視顯夫為愧尤重嗚呼天地有窮此恨無窮也痛哉痛哉屠維作噩春二月既望弟有孚引

昔人論文章貴有館閣之氣所謂館閣非必挨藻於青瑣石渠之上揮翰於高文大册之間在於爾雅深厚金渾玉潤儼若聲色之不動而薰然以和油然以長視夫滯澁恠僻枯寒褊迫至於刻畫而細放逸而豪以為能事者徑庭殊矣故識者往往以是槩觀其人之所到有足徵焉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訖於今諸公輩出文體一變掃除儷偶迂腐之語不復置舌端作者非簡古不措筆學者非簡古不取法讀者非簡古不屬目此其風聲

氣習豈特起前代之衰而國紀世教維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實有係乎此也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安陽許公自進士高等接武而上歴侍從膺藩宣典内制佐政府出入中外四十有餘年其牢籠萬象漱滌芳潤總攬山川之勝與夫推之經濟當世者何莫非學其所取數多其用物弘故其所發筆力有莫窮其倪而邐迤曲折且不它蹈則夫冠冕佩玉之氣象信得而徵之矣公大全集凡若干卷簡而出之為詩文樂府若干卷題

曰圭塘小藁圭塘安陽別業也公之所休逸也花竹泉石趣然林壑故以命編云契生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張翥書

圭塘小藁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録者也圭塘者先生別墅也先生幼穎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對詩文立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歎謂偶然故試之始信甫冠入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絶人門生彙為至正集歐内翰謂雄渾閎

雋不可以淺見闚有孚仕南臺見江湘間得片文隻字十襲傳玩至有假托以衒者遐方好事不憚請求𢚩卷帙浩瀚諸生應酬不給有孚得先生所輯名圭塘小藳即至正集而不具録者繕寫以應之其居禁近省臺論天下事凡見章疏嘉言讜論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求不獲而獨留意於文翰今年七十四杜門却掃聖上念老臣優全禄任子官俾得安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不免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識趣為何如昔子由

序東坡和陶詩曰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夷考其後宦遊四方中被謫斥睽離之時多從兄之日少如有孚者不敢竊比前賢然亦承命而師三十年不去左右開發成就固已不少而憒憒庸庸學不加進年將耳順跧伏祠官步武且不敢仰視而況文章道德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於地下日月逝矣雖悔可追託名集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中秋弟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序

圭塘小藁卷一

元 許有壬 撰

古賦

迷樓賦

予總鹺政廣陵禱雨雷塘掾曹汝霖從歸途説江都廢興荒煬始末周覽山川闤闠樓居之盛而又及迷樓焉傷而賦之其詞曰

有樂不縣積塵斷絃有美不御老醜備前於是前星晻乎其無光少海一變而為田矣天厭隋祚憂不在敵胎於心腹成於肘腋以五子一母列據雄鎮為可恃而不知大都偶國為禍之尤劇方荒煬之好學接士也固莫辯其真偽及其留麗華而怒高熲則惡緒已暴於中外惜猛虎之不知竟為毛間虱之所噬黄腸甫湊金合已賜麀聚居廬龍飛天位弛然自放於九重之上天地萬物無一物之可畏遂肆心於廵狩傅粉深宫笑江東之

諸帝車轍馬跡將徧九州北廵榆林旣讋其酋耀兵河
右濆武東陬引汴水開邗溝置離宫造龍舟伊江都之
勝麗跙一豫而一遊天亦厭乎我民欲一旦而盡劉百
萬億之蚩蚩乃生項昇之巧萃倕般於心匠委財幣於
雷埽按圖締構不日成之璇室愧陋摘星笑卑瓊宫謝
侈阿房讓竒章華姑蘇撮土何施建章栢梁廣猶可稽
叔寶三閣華而不㣲軼古罔後舉莫我夷於㧀靡曼於
粲珍瑰寶帳散愁而延月複室酣香而忘歸亂晝夜於

多景欝烟霧之霏霏晶熒奪目孰辨遠邇縈紆掎足昌
明東西巢燕亦惑乎網戶車羊尤眩乎竹枝弄臣肆誤
以資笑阿監雖習而猶疑入者罔識其所從出者莫省
其所蹊一蟻逐肉林之臭一蜂憊花島之飛蠅遭拍浮
而醉不可觧舟入溟涬而維無所施又如鷦鷯不能悉
鄧林之樹小鮮豈暇窮滄海之涯俊娥熟何妥之車錫
名實來夢之兒下俚稚女孰究其姓字如侯夫人之死
者蓋漫不知吁嗟獨夫心蕩神疲尚能名之可謂曰迷

昔在帝堯法宮是作舜闢四門以撤壅遏明堂政令辟雍禮樂究羲資訓德脩罔覺遠不軌與不物實儀刑之攸託三苗義和昏迷致兵政教不迷在書可徵威儀卒迷詩具刺鑾盤盂几杖徵且有銘異哉茲樓以惡著稱謂神仙亦迷於此地何虔通突至不迷於厥行向使中原無叛天復假齡殆將作七千五百里之臺而盡縻天下之蒼生矣人不知過或肆無忌苟知其非敢作而遂觀其引鏡念頭頸之且斫觀天識圖儂之將至既灼然

而自知乃確乎其自棄益柔終而無改過之勇厚極而有難開之蔽迷於心者若是其大迷於樓特其細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樓傾土平傷哉蕪城乃為之歌曰蕪城蕭蕭兮草離離縈華漸盡兮瓦礫不遺昔之迷不可復兮無俾世迷

弄田賦

元統甲戌有壬承乏中臺嘗與議農政因語農官上林隙地可規治藝五穀若古耤田皇上機暇監農不易过

而實切其說既不行且有竊笑之者噫古制之不復者多矣豈獨是耶感而賦之其詞曰王政之大無以加於農乎林林總總以食為天茹飲俗變稼穡興焉唐虞至聖命稷是先蒼姬八百年之王業實基於生民之篇炎劉去古而未遠貽謀亦慎乎其傳未央宫中不事流連樹藝有地是為美田謂昭帝幼冲未能親於帝籍鉤盾近省姑試耕以為劇何考信之不嚴致流傳之昧實葢祖宗為敦本而設雖曰遊美而亦不忘乎稼穡也天下

之治生於敬畏目擊之頃知農夫之艱難粒米之不易
有不惕然而悟凜然而惴者乎其為兲也非奇技淫巧
以斁常也非狗馬遊獵以導荒也非鄭衛哇邪以塞聰
也非妖艷靡曼以作矇也非以人為戲若董賢鄧通也
日底天廟土脉膏滋爰驅觳觫俶載其時耰而人立甚
險竿之巘危播而子落若淵客之珠璣人牛前逝牽石
後隨又如跳丸之飄忽走索之飛馳俄青儵覆乎畦畛
何眩人之能為惡莠亂苗尤務去惡俄穎俄栗挃挃其

穫蓋始於舉耜而終於銍艾莫不可翫而可樂顧俳優之褻狎器物之不軌魚龍曼衍之鄙吞刀吐火之詭何足以辱天視之一睨哉若稽耕籍有國大教王后供種太史播告秉耒一墢朱紘有耀神倉鍾藏冢宰舉要所以勸農民供齊盛而事天地與祖廟也三代共由之大典百王不廢之要道何周宣中興之哲王乃不籍其千畝至形虢文公之譙則江東之末暇又無足與校也開元之盛種麥苑中太子侍登治並古隆是亦美田之遺

意惜其有始而無終於惟我朝登三邁五南郊昀昀有田千畝大臣代耕歲事脩舉而齋宫尚稽於享醴玉趾未親於舉武是以畚庸之士拳拳有望於復古昔周公之相成王也書有無逸詩有七月知稼穡王業之艱難丕顯文承武之謨烈率婦子而親觀宜詩人之播説臣願割苑中數畝之隙俾從事於播種備春秋之遊豫涔未央之名美然後講三推之儀明五禮之重臣敢陋潘岳江淹之賦復有周之雅頌也

闘駞賦

元統甲戌九日上幸後苑觀闘駞有壬適有奏對獲遂一觀退而為之賦曰

于嗟乎駞爾軀孔碩爾能實多龍斯夭矯山斯嵯峩生鄯善之絶域邈流沙而迅過日三百猶跬步輕千斤之負馱方炎風之煽毒劇殲人於札瘥爾乃即沙㓕口警候匪譌度磧渴水口麈莫呿迹蹋而鑿涓涓盈科其或脩程阻艱芻秣罔繼溲㜸茹銜糾纆堅閉浹辰無饑萬

里不嚔校地用之凡獸兹實氣禀之尤異者也跳不介甲踣鐵其堅肉鞍喂嵎雙峯矗聯復有傑出一峯巋然力倍恒品直當萬千其穹莫扳抑之即從弭耳伏地屈足漏空累乘駢坐奚婢蹇童曳繩掣鼻自西自東昂首噴䃤呼圓生風翠釜之珍其忍取供流潼甘馥馬酒釀醲墮毛級緝褐被域中風土既習字育日豊板襁其雛稚紫茸茸冶銅象形俾得其槩疥不嫵媚劉文適類景純著贊論功遺大歴唐及宋紀述未備皇元御天西北

首賔天竺效貢泉渠空羣魚魚連連列廐雲屯千乘萬騎灤水歳巡負鼓先聲服箱後塵背錦糢糊絡珠璘霦鈴鐸殷地旌旓盪雲閞闢而下有國之有馳者未有若我朝之殷也牧槖分職秩浮令丞負重致遠人知其能有知其出抜之奇搏擊之精者乎苑草未凋風日清美九重機暇鳳輦莅止俯察品彙縱觀物理虎賁執繮兩兩相睨騰蹙傾奔者歘徙倚待怒氣之既盈俄侵凌之漸邇脱羈發縱勢邁角觝始齧頸而躑躅復摩肩如委

靡乍分立以卬隙遽挑釁於駆駃飄忽若風燕盤旋如磨蟻劃然踴躍人立對起波頹土墳雷轟電駛持久跕跕勝負未决貉瑠聲援陛楯皆裂餘勇雖鼓虛驕已竭嗟兩雄之相厄卒不遑乎一蹶勝者植立揚揚自慊主矜調擾望拜斃躃天為嚂嘘賜沓繒帛嘗聞單于奈三龍祠以是為樂龜茲觀七日戲以占耗息今始得以驗其說鄙哉季郈芥金具鷄杜鄭走馬時在側微開元南面何取於斯顧羽毛之瑣瑣瀆黼扆之巍巍而登床之

舞馬亦不過示異於宴嬉又孰若大適犀兕猛軋虎貙可以鼓佽飛之士激羽林之孤者哉小臣在列顧瞻震栗悸定而懌氣塞而釋目隘而豁足痿而力歸來人間塵土坌集袋馴白唐籠閉促織黃雀山鷓種種有敵下里何知小兒方劇觀於海者難為水曾何辱乎目擊然臣有芻蕘之言增渤澥以涓滴大小雖殊玩物則一惟吾皇遊六藝之囿徵勝負於往昔愚臣一第非手搏而得視試卞為期門之徒亦粗可以備顧問而陳得失也

三臺賦

至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壬偕明初馬徵君遊三臺明初有長句既次其韻永歌不足又作是賦其詞曰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塗無長泥庭有積葉高陽子逸興作呻畢輟趣膏秣事登涉壺清露之芳醞從白眉之佳客乃渡清洹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陳迹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台之巀嶭者乎氷井峙北金虎距南銅爵巖巖中立而三若稽

作者振古所憖欲祛我衙不能縷談子亦欲聞其凢乎
高陽子曰嘻昔有塗巷話古事及漢季小兒聞曹敗則
大喜劉蹶則顰蹙而出涕盖人心天理之所同况怒其
人而履其地因其跡而聲其罪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
利之生姓不自知由嵩巳冐夏侯何稽舞戟禦捕喽葛
如飴誑叔以疾拒客以泥睥睨一世岸然肆欺雖橋何
之見異卒莫逃子将之譏謂輿義以寧國致群材之景
隨爾乃刼遷乘輿地尊天毕奡倫攸斁大厦以隳及乎

袁尚既敗審配亦摧黄星斯應赤精遂徵入鄴領冀州之牧中天植不臣之基處幾人之稱王乃居之而不疑幾簣幾杵成兹崔嵬子午梁貫愈出愈竒三山巃嵸雙闕鳳飛連甍複道相為蔽虧累棟山積周軒雲齊陽宫冬煕淩室夏凄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浩乎其北隆慮靡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河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頥應劉王徐倡酬諏咨登高能賦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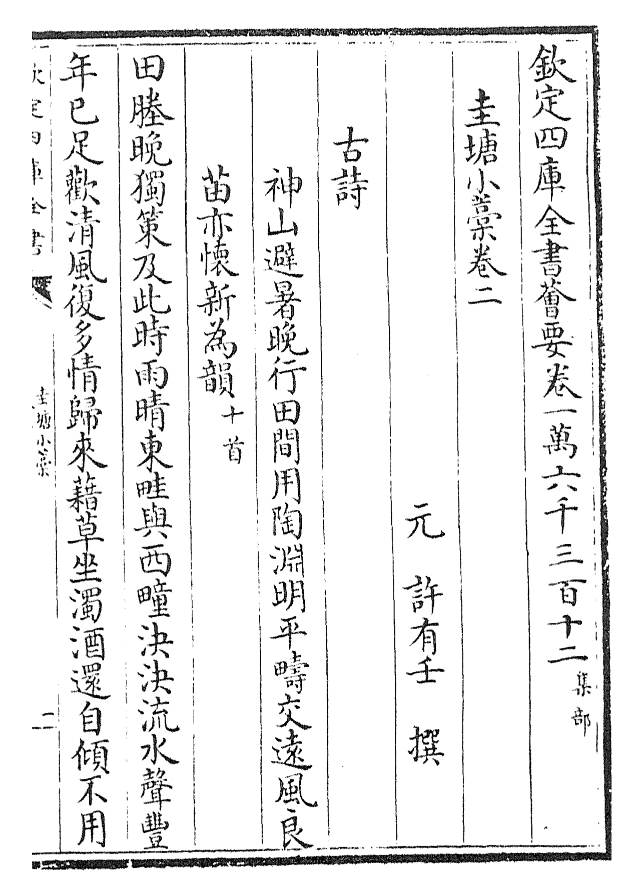
撫冲弱之季豹顧婉孌之蛾眉語託人而哽塞惟泣血之漣洏痛富貴之長違遽盡露其情狀彼一床之八尺容幾許之繐帳要脯糒於朝晡競聲樂於朔望分香衣而造履組舉瑣瑣於屬纊其橫槊賦詩之雄發壁弒后之威奄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篡代丕盖黙定於圭㽛鎖諸妓於幽闃望西陵之莽蒼念舊寵而興悲抑茹怨而自愴霜雁訴秋露花泣春宰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絃急管其聞不聞事往跡存如惡不泯夫以精舍二十年

之規欲媒蘖萬年之為君不知司馬家兒已瞠乎其側而恥於附其翼攀其鱗也徒為趙燕魏齊之張本因之增侈重困乎吾民幸疊障之不鏟俾表惡於無垠令吾與子效小兒之颦蹙申欺孤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醇澆胸次之磈磊且以酹漢室征西之將軍魏家創業之武帝子以為何如高陽子聞而笑曰瞞乎瞞乎如客之言則爾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貫矣然誅則以心論言不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憂思難

忘惟有杜康於是引滿竭壺興盡而返回望三臺渺蒼

茫乎醉眼

圭塘小藁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十二 集部

圭塘小藁卷二

元 許有壬 撰

古詩

神山避暑晚行田間用陶淵明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為韻十首

田塍晚獨策及此時雨晴東畦與西疃決決流水聲豐年已足歡清風復多情歸來藉草坐濁酒還自傾不用

澆磈磊我懷無不平

寢迹非絶世雅志便林丘青山足一至勝處靡不遊意適輙忘返茲焉夏已秋遥遥目力窮青青盡田疇迷復幸不遠歸歟無異謀

脱身豪俠窟里氓綿新交愛其心無穽不較醉語譊生兒更有教治地盡肥墝禾黍已在眼瓜蔬早登庖愧子良已多况敢希由巢

浮生苦無悰道近人自遠重外樂徇身遺世幾赫咺老

農初不知遑遑歲年晚清晨負耒出日夕行歌返悠悠千載心它人莫予忖

落日照我影頎然溪水中凉飈動絺衣勢欲凌虛空顧之一大笑與爾將無同昔也爾何達茲焉爾何窮莫道山林陋乃有黄虞風

昔人植松柏映蔚彌崇岡不為朝夕利千載當自長植槿非不榮我圃因之荒白髮走畏途途倏焉非良桑榆賴非晚此樂且無央

靜念少日事躁中劇揠苗欲令千載淳反之在一朝斥
鷃不自量上欲搏扶摇世怒任旨俗林譏愧清謡傲骨
日已長及辰事逍遥
淵明昔歸休閒歳纔五十我雖年近似我道慙什百兼
金與尺璧敢取儕瓦礫緬馬動真想迅往孰誘亦庶幾
歸田園千載可同迹
我聞昔桃源民風近無懐兹山亦深窈中有讀書齋但
絶車馬迹不惜雲煙埋旁圍靡靡山上蔭高高槐聊以

永今朝得酒從無騤

我鬓日以變山色日已新舉杯試問山古今閲幾人我非山主人聊為山之賔杖可入幽險詩能寫清淳但恐我它適山乎誰與鄰

謝吳閑閑大宗師寄鶴氅衣

逆駢欲遺世異服事繆悠恭也差可觀未是真仙儔因服究其衷有懷小竹樓一時示蕭散千載瞻風流鄙人冐朱紫因循成白頭衣錦不尚絅褫帶宜承羞歸來作

褐父敝緼寒無憂老仙獨不棄謂可同真修解衣遠衣我意重千金裘高義固多感濁骨難負丘披之焚香坐世慮忘囂湫神仙未能學願學王黄州

陳芝田寫余真對之小酌戲成四韻

今日我與汝相看各花顛亟呼尊酒至我飲汝茫然它年我長往酒但酬汝前悟此一大笑沽酒休論錢

和林春野見寄韻 二首

山中真可樂經旬無客來群材足梗楠小臣甘草萊君

看倦飛鳥投林不徐徊咄爾迷途人倀倀自紓回海鷗久已狎鸕鷀復何猜秋風看木落春風看花開既種子猷竹亦有逋仙梅先生可休矣大夫亦賢哉高步雲漢闊蹣跚距能陪尚可學采藥談笑到天台

又

士生如大木皆欲架明堂寧知施用處用圓吾乃方歸來何所事琢句敷腎腸既爲烟霞痼復作花月荒一壑令已專萬景身可當山空白石爛雲盡青天長故人遠

相慰瑰辭聯夜光一一展發曄曄再誦鏗琅琅貞松無治容老桂多古香三復如見君歲晚誰能忘

宿臨湘贈誠之監縣

北風櫓聲乾晚泊斷磯下雲岫浮脩蛾霜空入平楚鳴鴈無處尋落日不可畫重岡護巖邑百里寄民社籍甚賢大夫居然魯恭化豐年足粳稻沃壤滿桑柘我如無心雲底事勞傒迓爛醉得詩歸江山非傳舍

李伯微中丞奉東宮命作椎結請紀其故以百

字頌而祝之

總角習義方結髮事明主櫛縱多且貂勤勞幾寒暑青皇一顧中遂與國人伍區別垂貴雲岐分戰鵷羽昔我秋谷公爬搔淨稟字象賢實無愧冠服儼前矩顧言壽而康三握勿為苦它年麟閣上雪鬢照簪組何用拭肝石道貴隨所處老我任飛遊歌詩美繩武

次韻可行記圭塘草木八首

吾家青牛君伯仲龍矯矯不似丁令威暫來立華表鬼

神護斧斤風霜幾昏曉摩挲左紐文曾見陸為沼

又

徂徠以多賊吾圃斯拔萃遠從它山移清與幽境會樂

天才四十栽爾已興慨吾年六十三方期翠成盖

又

長公有名言不可居無竹僕僕斸蒼苔森森植寒玉聲

來書悅清陰入酒杯綠何須更晚食此君足當肉

又

蒼官昔多事乃與群烏鄰假如在圭塘亦勝居神困老
根已作石霜皮不成鱗不用歎不遇衆軍能寫真
又
朝來花斬新暮雨墜紅濕藤蘿助奇觀羅帔層層碧
黎性苦隘政爾要蒙冪一笑問秋乎還能誨人奕
又
披披青羅扇敷陰圭塘阿夏窓雲影薄秋枕雨聲多翰
墨聊復爾風霜其若何休教近湖石掩映美人歌

又

人生念慈親當階多樹萱忽隨靈椿化冥漠俱高騫此憂詎可忘肝摧不能言對花差自慰白頭還抱孫

又

昔人避秦亂川原多種桃我幸遇明世栽培胡自勞看花食其實為圃豈不遭疎懶强鞭策猶勝宅不毛

寄歸彦温

林慮吾郡山棄之來浚都子實浚都人乃得居林慮出

疆必載質浮海或乘桴聖賢義有在并介遂殊途靜言
復自咎九徵有不渝袁閎築土室苑槃安一車六月擁
裘卧異世真同符何當雲壑裏添我一茅廬

歌行

應制天馬歌

臣聞聖元水德正色在朔方物產雄偉馬最良川原飲
齕幾萬萬不以數計以谷量承平雲布十二閑華山百
草春風香又聞有駿在西極權奇倜儻鍾乾剛茂陵千

金不能致直以兵戈勞廣利當時絶述雖有歌侈心一啟何由制吾皇慎德邁前古不寶遠物物自至佛郎國在月窟西八尺真龍入維縶七逾大海四閱年灤京今日才朝天不煩翦拂光奪目正色呈瑞符吾玄鳳髻龍臆渇烏首四蹄玉後謈其前九重喜見遠人格一時便勑良工傳玉鞭錦韉黃金勒瞬息殊恩備華飾天成異質難自藏志在君知不在物方今天下有道時絶塵詎敢稱其力臣才罷駑亦自知共服安輿無泛軼

題友人所藏明妃圖

臂香骨沁守宫虗金鎻重門怨銀鑰深宫有眼不識春
畫長時聽雲間樂平生所見惟監宫今朝豈期見畫工
君王知畫不知妾薄命已分如秋蓬黄沙漫漫天無窮
驚飈吹老紅芙蓉穹廬明日又何處此生遂負南歸鴻
和親納侮號上策建議詒謀隻敬責妾身雖苦免主憂
猶勝專寵亡人國闕山寒落夢亦迷嫁雞正爾隨雞飛
人間生女莫望貴只可近作田家婁琵琶聲斷霜天月

青塚至今青不歇後來却有蔡文姬千古胡笳辱哀拍

行建德縣民有訴作橋罹害者作徒杠行

霜餘溪湍息奔闘農隙維時梁可構往來恐有病涉人官著恒規誰敢後邑胥承帖來鄉里鄉民見胥如見鬼督材斬木到丘壟致期視成毆婦子人未安行力已疲冬無旨蓄雞先死田家雞盡誠可哀邑宰旦夕行橋來吁嗟此役本為利誰知為害翻百倍老癃傴僂訴且泣莫遣吏監民自力治貪問瘼乃吾事去甚痛懲尤所急

老癃又言宫試聽今日所知百無一我聞此語憤填膺不可勝誅空太息安得落落冢區間盡是龔黄二千石

臨江見大船宏麗異甚賦賈客樂

鼔聲震蕩馮夷宫帆腹吞飽江天風長年望雲坐長嘯穩駕萬斛凌虚空主人揚州賣鹽叟重樓丹青照窓牖斗帳香凝畫閣深紅日滿江猶病酒錢塘女兒靜且姝臂金盈尺衣六銖憑闌飯飽觀戱魚清波照影紅芙蕖江城到處時弥楫徧買甘鮮窮所悦千里携家任去留

一生為客無離别敦農抑商昧遠計遂使素封輕得意握籌狡儈俯承命危坐咄嗟收厚利田廬彫弊君知否終歲勤勞莫糊口夏税未了秋税來三十六策惟有走

喜逢口

灤陽驛東北四十里有雙塜世傳昔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相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遂葬於是俗因謂之喜逢口亦猶望夫之有石也雖莫究其世代姓氏而其言有足感人者故作是以紀之

兒寒解衣重撫摩兒饑推食孰忍訶長成與國遠負戈
一去不返當如何去時云戍東北鄙直出榆關度遼水
白頭郎罷與影俱豈憚山川千萬里天教此地適相逢
父曰從天墜吾子笑疲樂極俱殞身誰謂情鍾遽如此
官家開邊方未已同生又別寧同死山雲漠漠風颼颼
山頭雙塚知幾秋當時不忍一朝喜今日翻飛千載愁
猶勝貞女化為石終古孤身雙不得清江寒影日悠悠
行人一去無消息

赤壁

孽瞞禍水劇趙女漢火餘光能幾許蜀方傳薪噓未然吳偶束緼成一炬萬艘枯葦沃以膏空江如鞴長風鼓九淵鼎沸羮魚龍連營熾炭膰貔虎雄圖南紀成畫餅匹馬華容作窮鼠坡翁乘興賦赤壁爛漫天機湧毫楮偶從雪裏寫芭蕉又似驪黄不毛舉考圖求故此其地疾惡千年若躬睹江山蕭條歲華晚興廢人間幾今古買魚沽酒弔阿瞞醉和漁歌短蓑舞

雪篷歌贈廖楚材山長

人間塵土何地無道人自愛居江湖江湖佳處寫不盡且復想像陳其摍有舟如葉君勿笑氣象乃欲吞堪輿四時風景皆可樂歲晚獨與天游俱青山昨夜忽遁去萬象一色涵氷壺眼界疑墮清虛府心境直造鴻荒初道人箕踞受竒供但訝光恠生籧篨霜筠露籜政不俗更欲緣飾為瓊琚湘江清碧俯見底嶽麓倒影寒縈紆興來不省有物我短蓑獨速歌吳歈可憐翠被秦復陶

但鼓憂患來攻敺莫言雪盡逢遂廢敲雨承月仍相娛

哀棄兒

雪霜載途風裂肌有兒鶵結行且啼問兒何事乃爾悲
父母棄之前欲追木皮食盡歲又饑夫婦行乞甘流離
負兒遠道力已疲勢難俱生灼可推與其疐尾莫我隨
不如忍割從所之今夕曠野兒安歸明朝道殣非兒誰
父兮母兮豈不慈天倫遽絶天實為十年執政雖咸腓
發廩有議常堅持昔聞而知今見之倉皇援手無所施

兒行不顧寒日西哭聲已遠猶依稀

偶閲可行書見其印章曰洹溪釣者戲為野語

道士只合山中居釣者只合溪中漁不山不溪朝市趨

人輕爾厭重爾誣彼道士者尤迂愚妄欲躋世為唐虞

平生動為鬼揶揄況負且乗招而呼山耶溪耶盍歸歟

山有美茹溪有魚

李惟中學士自西臺侍御召入以未央宫瓦硯

為貺作此謝之

漢家作宮法紫微金鋪玉戸明華榱甄官陶瓦極能事
鉛丹細擣咸陽泥一朝神雀去不返秋風禾黍驚離離
谷陵且變此宜盡一二時出農夫犁人間購求作珍玩
洗刷篆籀分毫釐西臺執法好事者礱磨為硯尤瑰奇
體呈全壁徑尺許沼開新月才一眉堅如鐵石潤如玉
墨聲瑟瑟松風吹惠然匣送感高義但惜所與非所宜
公才真是謫仙裔善事利器方相資嗟予蕪學忝詞舘
雖有此器無能為世傳銅雀亦佳品搜刔黃壤金無遺

高皇垂統四百載老瞞何物敢等夷愛人屋上烏亦好
況茲適用迺端溪楮生毛穎賀得友坐令几案增光輝
代言揮制固多愧玉堂風月猶能詩

中書久病得請將歸吳閶閑大宗師亦有疾以
其象為贈云代彼陪行焚香對之作此以謝

宵人本是山澤臞涉世政坐饑寒敺五年黃閣事何補
種作老病藂孱軀濼京歸來十浹日藥裹不可離須臾
平生結客半寰宇未免操琵從齊竽可人底事期不來

承慶堂深誰敢呼邇來亦復詩作崇清減益見風標孤

杜門却掃難折簡豈意惠然來畫圖相看一笑但臆對

妙契未許巵言𨍏清水寒玉照林表和氣春風生座隅

齋居頓覺俗氛遠高致已逼沉痾蘇我方歸思劇迅矢

公自有分居方壺過從此去計必少夢中道路多縈紆

便當卷奉江湖去願得始終如壓驢

小樓對閑閑宗師衆因次舊韻寄之

鼎食不辭肥我臞多病亦為山林歐巾車孤舟任所適

何往不可容微軀莫言五十未為老縱有七十來須臾

今年兩耳得差勝飽聽萬籟吹笙竽閒人多事迫詩債

野老敗興時招呼小樓今日好風色目斷天末冥鴻孤

一時幽興豈容負況對蓬島神仙圖篆煙凝坐共心賞

盡醉更把空尊斟懷人未免有芥蔕處世已覺無亷隅

分江小鼎煮粟粒誅茅別墅營屠蘇遠山但藉一枝杖

中流誰辦千金壺菊籬秋香晚未減松窓月色寒相紆

我行不武分斂迹安得甘草資蛩驉

圭塘小藁卷二